儿子长出新脾脏 医生惊呼不可能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医生都惊呼“不可能”！

十五年前，我儿子因车祸脾脏完全破碎，手术摘除了全部脾脏。时隔十五年，我的儿子又长出了一个新的脾脏，知情的医生都惊呼“不可能”！可是事实就在眼前，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又一个神迹让我们一家人无限的感恩。

我是一九九九年以前就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我儿子虽未修炼但是对大法有正念，记忆力很好，大法书看过一遍就能记住很多。下面把我儿子因为对大法的相信而在生死大劫难中平安恢复的奇迹写出来，用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晚十点左右，我儿子骑摩托车和同事外出，在躲避弯道处对面驶来的大车时，由于大车灯光太强，他路也不太熟，不知道是弯道，撞到了路边的小石桩上。同事从后座越过他撞飞到路边的大坡上，苏醒后才知道出事了，赶紧喊我儿子的名字，却没有回声，后来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他不省人事，一边哭叫着我儿子的名字，一边爬到路边拦车。

很长时间也没有拦停一辆车，无奈之下同事爬到附近村庄，见有家亮灯，就叫开门，原来是村治保主任。说明情况后，治保主任找了几个人用农用三轮车到出事地点，先把我儿子拉到村卫生室，做了简单的止血处理，在好心村民的帮助下把他们二人送到医院。此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三点多钟。

当我和丈夫赶到医院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脸上擦伤严重，四肢有三肢都拧断了，在儿子舌头被基本咬断的情况下，第一句话就说：没事，你们不要怕，有师父保护。他安慰我们。做完全部检查后，直接住进了抢救室。

脾脏完全破碎

中午一点，发现腹部胀的都高出了胸部，医生估计有内出血，用注射器抽血检查，因腹腔血太多 B 超也看不清，经医生会诊决定先手术，再找出血点。结果发现是脾脏完全破碎，手术摘除了全部脾脏。

紧接着，我儿子就昏迷不醒了，只有一点痰在喉咙有一点反应，瞳孔扩散。经全院科室医生，院长会诊，都失去了治疗信心。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医院联系了三门峡军分区医院专家。三十分钟内请到专家，经专家诊断是脂肪栓塞，马上采取措施后，专家说二十四小时后就慢慢苏醒了。

到二十四小时后，儿子的意识有了反应，据他说是去了一趟二郎山，在很高的山顶上发现同去的人都不见了，在犹豫是继续去还是回家的时候，决定还是回家，结果回来一看自己在医院呢。其实那时的他已经元神离体了，如果不是他对大法的正念，得到师父的救护，我和儿子可能永远也见不了面了。

又恢复了二十五天，才又做了一晚上的接肢手术，在抢救室住了一个月时间，医院所有人员都说：我儿子是建院以来最严重的病人，可是恢复却是最快最好的。

在断三肢的情况下，儿子没用一天拐杖，不到半年时间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不了解的人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我儿子曾经受过如此大的意外伤害。

大法创造的神迹

当时这件事轰动了当地整个医疗系统、儿子单位家属区。

二零零三年儿子体检时发现脾脏部位有一几公分的物体，医生说是副脾，零四年时又长大了一些，到二零一五年时一个完好的脾脏长了出来。知情的医生都惊呼“不可能”！

事实在眼前，大法创造的又一个神迹让我们一家人无限的感恩。我的儿子还未走入修炼，只因看过大法书籍，有了对大法的正念，就得到了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也充分的验证了师父讲的“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转法轮》) 的法理。

法轮大法真的是修佛修道的真法大道，大法所创造的奇迹遍及全世界。请世人千万不要再相信中共对法轮功污蔑的恶毒谎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危难之时真的能逢凶化吉，大法弘传二十多年间已经有无数的真实例证。祝愿世人的善念都能得到大法的护佑。

美国教授讲述灵魂离体经历 冲击人类认知

文 / 蒋晓华、张小清

33 年前，金伯利·克拉克·夏普（Kimberly Clark Sharp）女士创建了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IANDS）的西雅图分会，此后一直从事医疗服务与科研工作的她，在护理“濒死体验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听了她在近日落幕的 IANDS 年会上讲述的亲身经历，读者在莞尔之余也会惊奇不已：在一次心脏骤停经历中，她不但去了一方天堂，和光构成的神、和茵茵小草沟通，神还向她展现了她未来生活的地域，并让她见到了素未谋面的未来密友、同事和邻居。

夏普女士如今是华盛顿大学的退休副教授，她向记者追述说，45 年前（1970 年）的一天，22 岁的她心脏骤然停跳，她倒在马路边，呼吸脉搏全无。她来到了一个发散着金光的舒适、和平、爱乐之地，第一次了解了生与死的意义。下文节自她的纪实著作《光亮之后》（After The Light）。

光亮之后，我和神在一起，进行神圣的沟通。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一位妇女的声音：‘我摸不到脉了！我摸不到脉了！’实际上，我说，我感觉很好啊。真的好。想想吧，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这么焕发。在我的人生中，我第一次感到既健康，又完整，又平静。”

“尽管我还看不到什么，我什么都能听见，很多人一起说话的嘈杂声音传来，但没有打扰到我，随它去吧。一切都随它去。”

“我的下一个知觉是个全新的环境。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可我还是看不清楚，因为我被包在一片茂密的暗雾中。我有种‘预期感’，就像人在等飞机起飞或落地。似乎我理所当然在这里，等多久都可以。地上的时间对我已经没意义了。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概念。所有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存在。”

“突然间，在我身下发生巨大的爆炸，发散出的光芒到达我视野的最远方。我在光的中心，它冲散了包括雾在内的所有一切，到达了我能看到的宇宙边界，又在很多层面上反射回来。我看着‘永恒’在我眼前展开。”

“这光芒比几百个太阳还亮，但并不刺眼。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东西这么明亮、这么金光无际， 而且我马上理解到，它完全都是爱，是向我投射过来的爱。这充满能量的美妙的爱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你可用世间的爱来形容，同时也很神圣。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神，但我感觉到这是神的光。但即便是‘神’（God）这个词似乎也太小了，无法描述这种辉煌。我和神在一起，与这种存在进行神圣的沟通。光向我发散下来，并通贯我的身体；它包围着我，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我。

“这光给我知识，尽管我没有听到任何语言。我们并没有用英文或其它语言交流。这过程比笨拙的语言媒介更清晰、更好像是理解数学和音乐——不是语言知识，但深刻程度毫不逊色。我在学习关于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那些我们当作陈词滥调加以嘲笑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来学习。’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去爱。’

“我感觉自己回想起了我曾经知道、但不知怎的又一度忘却的东西，而在此刻之前我都没有悟到这些，真不可思议。

“这种获得知识与觉知的喜乐经验被打断了。在无言之中，我知道我得回到地上的生活中去了。

“我感到震惊。离开这一切、离开神，回到那个旧的、不开窍的生命存在？我才不回去。

“那个总是俯首听命的女孩这次可不妥协，但无济于事。我得回去，我知道的。我已经在路上，已经在回自己身体的路上。”

我怀着收藏冬季大衣的感激心情看待我的身体。

“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身体，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它的一部分。此刻之前，我都只是在镜子和照片中看到自己；而现在，我从 1 米开外的地方看到自己的奇怪仪容。我看着自己的身体——那么熟悉的身体，而我对它的淡然让自己也颇为惊讶。我怀着一种春季里收起冬天大衣的感激心情看待我的身体。它曾很好地为我所用，但我不再需要它了。我对它毫无牵挂。构成我所知道的‘自己’的东西已不在那里。我的本质、我的意识、我的记忆、我的性格都在它之外，而不在躯体的牢笼里。”

那里是我的天国，我知道每棵小草的思想。

夏普女士向记者描述说，当时她一度向神祈求，让她离开那个黑暗地方，让她回去（回天国）。“于是我的右侧出现了一扇窗子，透过它，可以看到我称之为‘天国’的地方。”

夏普女士说：“那里是我的天国，就像我去过的肯塔基那样。那里真美，颜色如此明艳，生机勃勃，有很多的植物，有树，有草。而每一叶草都有自己的意识，几百万棵小草铺展开去，而我知道它们每一棵的思想。它们向我打招呼。我知道那是我的疆域，如果我穿过去，我就会和它成为一体。而我也被告知，如果我穿过这扇窗子，就不会再回来。我说‘好呀’（做奔跑状）。”

这时，神却向她展现了她未来生活的两幅图景，那正是她后来的人生轨迹。

提前见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地域和社会联系

夏普女士接着说，“神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说，‘哦等等，你去之前，我给你看样东西。’之后巨大的光芒再次出现，比几百万个太阳还亮，我看到从高山积雪融化成水流下来，那景象很奇怪。我得知，如果我选择活下来，我会生活在那个地带，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当时住在堪萨斯州——美国的中西部，那里开多少天的车还是一马平川（笑）。但我不在那里，那儿和我可没关系，我要去天堂（做展步状），我好像说，‘好啊，我选择……不去那儿。’我就开始往前去了。（注：夏普女士后来定居的华盛顿州，巍峨的山脉贯穿全境。）”

“之后又出现一片强光，我眼前出现很多人，他们都是陌生人，每个人身旁都带着英语的名签，上面写着密友、邻居、同事等。他们对我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一个都不认识。而我被告知，如果我选择活下去，他们会在我的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我可没选择活，我要去天堂。我接着往窗子那边去，‘再见！’接着又是一片巨大的光芒，我看到自己正在帮助他人，做着一些实际的服务工作。”

夏普女士表示，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很在意金钱，在意自己付出后能得到什么，见到自己在服务的一幕，她不禁想，“哦，酷！”这样一想，她就回到了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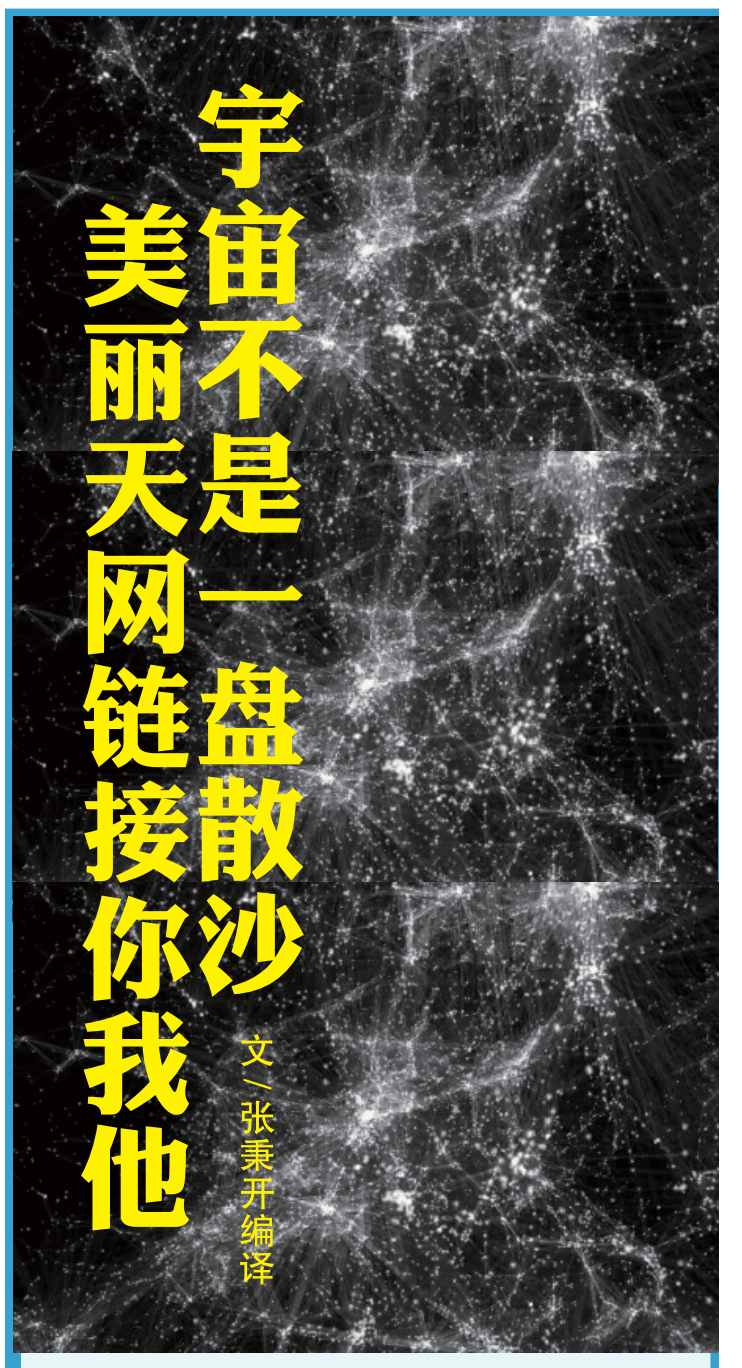
12 年后，夏普女士获得了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除了创建 IANDS 西雅图分会，她在重症监护、心脏科和骨髓移植科从事了多年的服务与研究工作，在护理濒死体验者方面尤其具有丰富经验。

“这就是我的选择了。我要说，我上当了。”夏普女士笑起来，“但不管怎么说，我回来了，全身心地帮助他人，特别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临终的时候。”

夏普女士践行了自己内心认同的道路。“我爱我的生活，我很高兴在这里。但我不再在这儿的时候，我知道我去哪里。最后最后，我要穿过那扇窗——我挣来的。”

像夏普女士一样，自述在灵魂出窍一刻见到未来生活与社会关系的濒死体验者还有不少，据美国作家萨拉·亨兹（Sarah Hinze）女士的亲身经历与调研，很多人在濒死状态下甚至预先见到自己尚未降生的孩子。这类体验甚至被赋予了一个专词——出生前体验（Pre Birth Experience，简称 PBE）。

制片人罗伯塔·摩尔（Roberta Moore）向记者表示，今天的人们已不得不认真面对濒死体验现象。为了培训医护人员，摩尔女士制作了一支关于濒死体验的教学片，在各医院和团体中放映后反应良好。她说：“就算有人开始时怀疑，影片中有五位医生、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护士和濒死体验的亲身经历者。这些人在医学界都很有信誉、受人尊重，会促使他们认真对待濒死体验现象。”



我们是否注意到，虽然仰望天空能看到那些美丽的星星，但是我们的眼睛能力实在有限，有无数的星星和天体是我们看不见的。

尤其是，我们肉眼看不到一种无形的巨网，她将宇宙中的星系、星体联系在一起。

据 FastcoDesign 网站 4 月 14 日报导，科学家虽然知道存在这个美丽的宇宙网，将星系有序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不清楚她是怎样形成的。

为什么宇宙网是这种多孔的组成特点？为什么星系局限在一个空间（而不是在空间中随意运动），仅仅和附近的星系有联系？

报导说，不管怎么样，美国西北大学巴拉巴斯实验室（Barabasi Lab）的设计者吉姆·阿布莱施（Kim Albrecht）制作的宇宙巨网动画，可以帮助理解这种结构的奇妙之处。

动画是根据 24,000 个星系的分布数据制成的，其中有 100,000 个网线联系。阿布莱施以三种模式制作宇宙网的形成。但不管是什么模式，都有类似的网孔组成特点。

报导说，即使不懂物理学的人也能看出那些宇宙网的奇妙组成。虽然动画中的宇宙网看起来密密麻麻，大小不一，但是这些网孔都是数以百万光年之巨的大洞，网丝的粗细为几十万光年，因为宇宙空间的庞大才显得宇宙网孔的渺小及分布星系的网丝纤细。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身处某个宇宙网孔的局部，也许会发现周围空空如也，一片黑暗，因为网孔中几乎没有星系；而在网丝上，却被密集的星系拥挤，看见身边有无数的各种各样星体在空间中运行。

报导说，也许第三个邻近星系联系的网孔模式最接近实际的观测结果。阿尔布莱施表示，他设计动画可能有助于物理学家更好的了解宇宙星系结构。

他说：“通常，这方面的理论仅局限在极少数科学家的范围内进行探讨，但是这个动画能让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的人了解这些奇妙的天文观测结果。”